

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90 4

丛刊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4

纪念王瑞人逝世一周年

王瑞人信迹（八封）

永恒最后的日子

1990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8）

纪念一个伟大的灵魂——王瑞人——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12）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16）

从信中挤出的口吻——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18）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20）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22）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24）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26）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28）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30）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32）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34）

——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王瑞人信迹（36）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〇年 第四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 次印刷

印数：0001—2150册

国内统一刊号：CN 11—2589 定价：3.5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0年第4期(总第45期)

目 录

· 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一周年 ·

王瑶书信选(八封) (1)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

——向王瑶同志告别 王元化 (8)

纪念一个殉道者 林志浩 (12)

对奠基者的纪念

——王瑶先生逝世周年 田本相 (16)

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钱理群 (20)

· 文学史研究 ·

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 陈思和 (34)

“美丑必露”和“心存泾渭”

——“实录写真”方法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 方锡德 (54)

国民灵魂与人生模式：阿Q与祥子 王晓琴 (71)

· 曹 禺 研 究 ·

论《原野》的精神内涵

——兼评《原野》研究中的某些观点……………董炳月 (88)

话剧《家》的改编及其他

——兼论曹禺情感生活对创作的影响……………邹 红 (109)

· 凌 叔 华 研 究 ·

婚姻的故事

——凌叔华小说世界散论……………李毅萍 (127)

她长眠于故土……………刘慧英 (141)

· 作家作品研究 ·

张天翼童话创作再评价……………朱自强 (146)

激情与艺术创造

——论巴金的小说创作……………徐循华 (162)

楚狂老人的凤歌

——谈陈子展的杂文创作……………陈福康 (182)

鲁迅的创作与父亲的病……………张建生 (192)

· 短 文 选 编 ·

寂寞的诗神：何立伟、废名之比较

——中国现当代作家比较之一……………杨剑龙 (198)

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李夜平 (207)

余上沅的戏剧观初探 王泽龙 (215)

《野草》梦境探寻 陈锦标 (224)

(802,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

• 教学 研究 •

中国现代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

教学体系探索 黄曼君 (234)

(112) 资料

• 资 料 •

五虎断魂枪 (三幕四场话剧) 老舍原著
舒 悦译 (250)

陈衡哲传略 陈鹤泽译 (273)

庐隐集外遗文掇拾 [香港] 杨玉峰 (280)

• 书 评 •

评《晋察冀文艺史》 李葆琰 (289)

• 论 文 摘 编 •

鲁迅艺术活动的文化目的及其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朱晓进, 295)

戴上枷锁的笑——关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的一个提纲 (吴福辉, 296)

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 (袁可嘉, 298) 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朱自清散文的谈话风探析 (于凤瑞、宋连生, 299)

关于重写文学史 (唐弢, 300) 重写文学史要端正指导思想 (林志浩, 301)

病人吃医生——读《药》兼及主题与描写对象 (谢伟民, 303)

老舍的文化心态与中国知识分子 (谢昭新, 304)

论卞之琳的脉络与潜在趋向(蓝棣之, 305) 路翎的小说世界
(昌)切, 306) 学生的激情, 学者的智慧——“九叶诗派”新论
(余 峥, 307) 试论芦焚的“果园城”世界(钱理群, 308)
师陀: 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杨 义, 309)
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孔范今、潘学清, 310)

编后记 (313)
来稿须知 (314)
征订启事 (279)

· 凌叔华研究 ·

(088) 凌叔华 (088) 凌叔华(三) 刘燕浦 315
(089) 凌叔华 (089) 凌叔华(四) 刘燕浦 316
(090) 凌叔华 (090) 凌叔华(五) 刘燕浦 317

· 作家作品研究 ·

凌叔华小说创作再评价 (100)
(091)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凌叔华的小说创作 (100)

· 離 離 文 學 ·

——凌叔华小说创作再评价 (100)
(092)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3)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4)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5)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6)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7)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8)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099)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100) 凌叔华 (100) 《凌叔华研究》

王瑶书信选(八封)

一、致王德厚(1979年5月25日)

德厚同志:

(前略)

我希望您能多写一点东西,可以同时有几个题目,各自可独立成篇,而彼此间又有不太紧密的联系。这样搜集材料时可以省时间,将来收成一书后又较有体系。姑妄谈之,供您参考。

《资料》第三集如出版,我恐仍须购买十册,因为已答应了一些人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不必管这类事了。

肅此即頌

时绥

王 瑶

五月廿五日(一九七九)

二、致王德厚(1979年8月23日)

德厚同志:

(前略)

您的研究计划(《关于鲁迅对‘人’的探索》)是一个新的领域,从一个有重大关系的角度来探索具有广泛思想内容的问题,值得深入钻研。我没有考虑和探索过这方面的问题,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但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值得花力气。只是在写作中必须在广阔的背景中展开,不能局限于《全集》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说

虽然是研究鲁迅思想，但必须以近代中外思想潮流为背景。背景当然不必罗列许多，但勾勒和概括总须有所依据，故写起来颇费工力，但我相信您是胜任的，只是工程艰巨，并不省力而已。今距“纪念”之期尚有两年，我想是可以用来献给这一“纪念”的。

我近来甚么也未做，效率奇低，颇感焦虑。这大概也是衰老现象的表现罢。堆的事甚多，颇思奋勉，但效果并不理想。

余后再续，即问

近好

王 瑤

八月廿三日（一九七九）

三、致王德厚（1979年8月31日）

德厚同志：

两函皆已收到，大作又读了一次，觉得较前完整，具见功力。已挂号寄给了王士菁同志，建议发表，并请他与您直接联系。肖军的材料已看过，但仍不知如何叙述方妥当，有无所适从之感。

来信过于客气，颇感不安。我终日蛰居斗室，消息闭塞，又做不出事来，更无从谈质量了，承您鼓励，至感，当勉力为之。但事实上自58年后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此并非发牢骚，意在促您抓紧时间，多写东西。自高自大固然不好，妄自菲薄亦大可不必，应该有高度自信，刻苦努力，多作贡献。是非功过，皆自有公论，外间反应不可不听，亦不可过听，不知然否？信口妄论，尚希谅之，即此顺询
近好

王 瑤

八月卅一日（一九七九年）

四、致王德厚（1979年9月20日）

德厚同志：

两函皆已奉悉。最近我应河北社科所之约，去了一次保定、石家庄，费时一周，迟复为歉。我以为孔子并未全部肯定“狂”或“狷”，二者皆不合中庸之道，但与“乡愿”不同，亦未全部否定，《论语·阳货》就说“不好学”是“其弊也狂”，但孔子的确是积极追求的，虽然是保守的。鲁迅并未肯定孔子的“进取”，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在于老子的“无为”；但“进取”并不一定就值得肯定，后人儒者对“狷”感兴趣，应该批判，因为他们连“狂”也不敢，虽然圣人同样说过“必亦狂狷乎”的话。我们只能说鲁迅认为“狂”比“狷”好，但并未肯定孔子的论点或行为。以上理解，未知确否，请参考。您定的题目本来很大，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但我相信是会写好的。这类文章有两种写法：（一）把鲁迅言论梳辫子，引出论点加以发挥；（二）融会贯通，以自己所要阐述之论点作为框架，只于论点展开时才引用鲁迅的话作证明。照您的题目看，似以后一种写法较好，姑妄言之，聊供参考。

《七十年代》未读到，我蛰居家中，见闻极闭塞。“文化会”闻于十月八日召开，是否邀我参加尚不知道，即使参加也无可言发。

我觉得您需要放下包袱，振作起来，这倒是需要“向前看”的。您正在工作效率很高的时期，根柢又扎实，应该写出点东西来。

我亟望能早日得到《鲁迅研究资料》三辑。因为答应给的对象老有信来，早日寄去，可省一些回信之劳。希望有了书后就能给我。

文研所之《集刊》我未能交稿，将于第二期交一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之关系》，正在修改中。

余俟再叙，即问

近好

王 瑶

九月廿日（一九七九年）

五、致王德厚（1980年7月2日）

德厚同志：

（前略）

关于道教的书，我知之甚少。陈国符教授出有一本《中国道教史》（？书名记不准确），此人原乃西南联大化工系教授，因撰写此书，曾在昆明清华文科研究所居住经年，当时我亦在所内工作，曾有所议论并看过一点原稿，但内容漫不记忆，此书最近出版，乃由广告中得知。中国思想史著作大都不谈道教，且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等）并无精密教义，故可自寇谦之（北魏，四世纪）改革道教开始，其理论教义已深受佛教影响（看《魏书·释老志》），此后则翻看《云笈七签》（宋张君房）前半部即可。鲁迅对道教态度与其国民性思想有密切关系，此题很值得探讨，望能写成。似可与他对佛教之论述、刻《百喻经》等一同分析，谬承下问，姑妄言之，其实我对此问题毫无研究。

（下略）

王 瑶

七月二日（一九八〇年）

六、致任伟光（1983年6月8日）

伟光同志：

……您打算重点研究福建的作家，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将来可以合成一本书，如《现代闽籍作家研究》之类，我想福建出版社一定会欢迎的。您也可以《闽籍作家研究之一》这类副题，我想厦大学报也是欢迎的，即使许地山文未得发表机会，也可收入此书。如此方案可行，可先设计一全书计划，再分别写成独立文章，可分可合，比较方便。至于有关的别人文章，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参考，但见仁见智，切勿因为别人写过自己即因而搁笔，要有点信心和勇气，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至于资料问题，可先就能找到者着手，再设法由外地来源弥补。以上种种，皆为空话，姑妄言之，一则为您打气鼓劲，二则稍卸我之不安和歉意而已，总之，望努力不懈，切勿泄气。我近况如昔，乏善可陈。目前正在参加政协之会，六月下旬将去上海开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七月初去广东肇庆开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编委会。年老体衰，事务频繁，甚么事也做不出来。即此顺问
近好 闻第均好

王 璠

六月八日（一九八三）

七、致张挺（1984年10月15日）

张挺同志：

来函奉悉。照片已收到，谢谢。关于开巴金作品学术讨论会事，我想明年是巴金八十寿辰，此举亦含有祝寿之意，他虽谦逊，

但断难拒绝。且去年曾在杭州开艾青诗歌学术讨论会，则国内为健在作家开学术讨论会，已有先例，并非创举。惟必须有专人负责办理，且须筹凑一笔钱（最少须六、七千元），故无具体单位主办，不易奏效。至于研究会，可暂缓成立，因现在已无法弄到经费，除非“作协”出钱，且巴金也反对，则可俟讨论会开会时看情况再议。

承您垂询，故拉扯答之如上。至于我个人，则以为首先应重视论文质量，以期于研究工作确实有益；对于巴老八十寿辰，我认为应该有一些庆祝活动，而讨论会即属有益活动之列。此次我并未拜访他，上次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开会，亦仅派人送去一封致敬信，并未面访。但闻近来身体转好，令人欣慰。余俟再叙。

耑此即颂

时绥

王 瑶

十月十五日（一九八四）

八、致许怀中

怀中同志：

您好！承赠大作《秋色满山楼》，我已仔细读过，谨申谢忱。我以前仅读过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甚佩功力之深厚。自您调动工作以来，私意颇感惋惜，盖搜集资料，掌握动态，细微分析，潜心著作，皆与目前之工作不易协调。今读此书，不特对您之经历等有了更多了解，且文笔深沉优美，富有个人风格，因思今后似可多写一点此类文章。一则较易与繁忙之日常工作协调，二则此书篇幅似太少，大有发展余地。福建之诗人及散文家颇多，或与地域文化有关，故建议勿放过稍纵即逝之思绪，长短不拘，暇即命笔，则积以时日，定可获得丰收也。愚见如此，姑妄言之。

端此致谢，即颂

时绥

王 瑞

三月九日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

——向王瑶同志告别

王元化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王瑶同志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下月二十日，我将赴沪郊青浦县参加巴金作品讨论会。此会二十五日闭幕，会后拟在沪小住数日，因我的老伴未去过上海，此次将偕行，在沪并无其他任务，只是逛马路而已。届时定当趋访，藉叙衷曲。来示所说的心情，彼此与共，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姑共勉之。”

我认识王瑶同志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又经常在一起，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了。我们在一起工作，讨论问题，但没有单独深谈过，尽管我早就对他十分仰慕。他在信中约定叙述衷曲，在我们交往中还是头一次。我在给他信中曾诉说了自己心情不好。得他信后，我一直期待着和他作促膝之谈，这大概是我隐隐感到我们都具有一种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共同愿望吧。

青浦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听说他是抱病到会的。在他从北京动身之前就感到不适了。由京辗转来到青浦，他已经渐渐感到不支。会议主持人尊重他，把他请到主席台上，要他发言。他吃力地讲了不少几句就讲不动了。两天后，他被送进华东医院。我得到通知，到医院去看望他，这时他躺在病床上，发着烧，脸孔红红

的，由于哮喘而显得呼吸急促。我要他不要说话，但他仍表示好了后要去我家。他住院时期，在他身边照料的有他的夫人杜琇女士、女儿超冰和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等。孙也是他教过的学生。后来，他要留学英国的儿子超默回来，不久，超默也来了。当时，我对他的病没有想得太严重，总希望药石有灵，经过治疗就可康复。他并不是患的绝症，只是普通的肺炎。医院也没有宣告他的病情危险。我还在盼望他出院后可以实现我们谈心的约定。

可是，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了。一天深夜，孙玉石教授打电话通知我，医院给他切开气管输氧。电话中传来玉石同志充满着担心和焦虑的声音。我也知道，这种手术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第二天一早，我赶去看他，他切开的喉管已插入输氧的管子，旁边有一架发出笃笃运转声的输氧机。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但是他连简单的话也不能说了。这种手术使病人很痛苦，但他却显得异常平静。他一见到我，就伸出手来要握住我的手。可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手伸出去，因为我怕他切开的伤口会受到感染，始终和他的床保持较远的距离。我觉得他象是要诉说，这使我感到难过。可是，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们相对无言。他那双柔和的眼睛，不仅没有痛苦的表情，却显出一种超脱，甚至我觉得似乎是含着微笑。记得青年时，我读过罗曼罗兰写的纪念玛尔维达·梅森堡的文章。当玛尔维达在病危中因阵痛无法控制的时候，他就让身边的朋友出去一会，等阵疼过去再进来。她不喜欢丑的东西，甚至连自己因疼痛而扭歪的脸孔也不愿让朋友看到。大概王瑶也是这样。为了某种信念而宁愿强忍痛苦。是不是他服膺魏晋风度从而感染了魏晋时代的通脱？他论述魏晋学术的著作，迄今仍是被重视被引用的名篇。他对六朝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而解放后，他却以现代文学名家。他曾向我说过，当时因为学校没有教授现代文学课程的人，作为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接受了这门课程，使自己

的研究完全换了一个领域。我常感叹，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要求很低，为自己想得很少，甘愿为需要作出牺牲。但我们是不是珍视这种品质？有没有因为随心所欲或者粗心大意而浪费人才？不过不管怎样，王瑶同志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不可企及的贡献。

他病危的最后几天是折磨人的。我几次去看他，都感到心上的沉重。他的女儿超冰坐在病床旁嘤嘤哭泣着。我们都感到他的病情严重。可是医生仍旧说不是没有救治的希望。不过这些话已经不能再安慰他的亲人了。北大对他的病十分重视，向医院表示，不论多么贵重的药物都可报销。在他病危期间还特地派来陈副校长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华东医院也尽力挽救。我从医务人员那里时常听到他们说他们正在抢救一位国内屈指可数的学者，他们尊重他，尽力挽救他的生命，把所有弄得到的药都用上了。可是，由于他的肺功能太差。（后来医生跟我说这是他吸烟太多的缘故），一切药都不能减轻他的炎症。十二月十三晚，终因肺炎转呼吸窘迫综合症逝世于华东医院，享年七十五岁。

根据家属意见，遗体告别尽快在上海举行，以便将他的遗骨带回北京，由学校正式举行悼念活动。在龙华火葬场为他举行的告别会上，我头脑空空洞洞，昏昏噩噩地站在大厅中他的遗体前。当时上海已进入湿冷的冬季。我的头脑和身体都已麻木，甚至连感情也冻僵了。

龙华举行的遗体告别一结束，他的家属和北大来沪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这时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冬的夜晚，白天的喧嚣归于沉寂，四周静下来，我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个人才，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信中所说的“应物而无累于物”，大概对他来说，是表示了一种对生死处之泰然的态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这次动身之前就已感到不适，可是还要奔波于苏州、上海，为什么他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